

纪念
安徒生
诞辰
200
周年

【丹麦】安徒生 / 著
刘季星 / 译

诗人的市场

安徒生精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安徒生精品集

诗人的市场

〔丹麦〕安徒生／著

刘季星／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诗人的市场 / [丹] 安徒生 (Andersen, H. C.) 著; 刘季星译.

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5059-4869-5

I. 诗… II. ①安…②刘…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丹麦—近代

IV. I534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8431 号

书 名	诗人的市场
作 者	[丹] 安徒生
译 者	刘季星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策 划	戴 东
责任编辑	戴 东 凌 江
责任校对	王小芸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1/32
字 数	180 千字
印 张	8.6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869-5/I · 3823
定 价	1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头戴土耳其圆筒帽的安徒生。(丹麦画家克·汉森绘,1841年作。)——格雷斯·托恩通摄影集

……一只小鸟吱吱喳喳地赞不绝口：“这儿是北方，多么可爱啊！这儿是北方，多么美好啊！”可是这只小鸟向温暖的地方飞走了，于是这位诗人也跟着离此而去。

目 录

一、由丹麦至马耳他

李斯特 /3

铁路 /7

铜猪——一则故事 /15

我的靴子——真实的故事 /28

罗马的狂欢节 /34

告别意大利 /37

二、希腊

地中海上两昼夜 /43

南摩里亚和基克拉泽斯群岛全景 /48

比雷埃夫斯湾,抵达雅典 /57

卫城 /65

雅典的雨天 /70

游唱的歌手 /73

达佛涅 /79

希腊的复活节庆典 /81

雅典的宫廷 /84

义结金兰——一则故事 /87

离开希腊 /97

三、东方

爱琴海上的暴风雨 /103

士麦那 /106

荷马墓上采的玫瑰——一则故事 /110

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 /112

抵达君士坦丁堡和佩拉 /119

市场 /126

君士坦丁堡漫步 /131

托钵僧的舞蹈 /138

穆罕默德诞辰 /143

拜访和告别 /150

博斯普鲁斯海峡 /155

黑海 /162

横越黑海与多瑙河之间的大草原 /166

四、溯多瑙河而上

由切尔纳沃德至鲁斯特楚克 /177

我们在航行! /183

不平静的旅途 /186

通过铁门 /192

奥尔索瓦的帕夏 /197

检疫站 /200

奥尔索瓦至德伦科瓦之行 /208

由德伦科瓦至塞姆林 /215

博览会的观众 /222

佩斯与布达 /225

佩斯至维也纳间的多瑙河 /228

五、还乡途中

维也纳剪影 /237

飞返北方 /239

附录

中译本后记 /247

英译本前言 /251

安徒生年表 /258

一、由丹麦至马耳他

长街上鲜花和彩纸屑纷纷从天而落，其中以鲜花占多数，因为这一年的二月紫罗兰和白头翁一夜之间花开如锦。我看见了堂·米格尔，——的确是堂·米格尔本人——穿着便服，在人群里挤来挤去，手上捏着一把彩纸屑。西班牙皇后克里斯蒂娜则在一家阳台上坐着。

李斯特

1840年11月5日，抵达汉堡

那是在汉堡，在伦敦大都会饭店，李斯特将举行一场演奏会。大厅里转瞬之间挤得水泄不通。我来迟了一步，可是仍然在琴台旁边找到了最好的位置。我是从秘密通道进去的。李斯特是音乐王国的一位王侯，是我的朋友，我已经说过，他把我从秘密通道带进了大厅。我并不觉得承认这一点有什么可耻。

大厅和两厢灯火辉煌，金项链、钻石的光芒璀璨夺目。离我站的地方不远，有一位浓妆艳抹的肥胖的犹太女人坐在沙发上。她看起来活像一头拿着扇子的海象。汉堡的团结一致商人们站在那里，紧挨在一起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交易在进行谈判。他们嘴上都带着微笑，仿佛每人都得到一份，发了大财。神话中的奥尔甫斯演奏时能使森林移动，顽石起舞，可是这位新奥尔甫斯——李斯特，还没有动手演奏，就已经使得他的听众们神魂颠倒了。各种传闻，他的声望以及他的神圣的“光环”，使得人们张大了眼睛，竖起了耳朵，他们仿佛能够预见到将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同样也在热切地

期待着。在音乐世界里，我们这一代拥有两位钢琴王子：塔尔贝格^①和李斯特。

当李斯特进场时，仿佛有一股电流注入了大厅。女士们纷纷起立，每张脸孔都喜气洋洋，好像见到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似的。我正好站在这位大师身边，他身材修长，面容白皙，年轻英俊，一头黑发长可披肩。他鞠躬行礼，然后在钢琴前坐了下来。他那苍白的脸上立时显露出极大的热情，这是他给我的第一个使我十分感动的印象。他在我的眼中好像是一个魔鬼，激烈地敲打着琴键，乐声就滚滚而出——旋律是从他的血液、从他的思想中奔流出来的。他是一个魔鬼，他的演奏释放出了他的灵魂，他正在拷问，血在飞溅，神经在颤抖。不过正是因为他在演奏，魔鬼隐退了，我看到苍白的脸上现出了更加庄重、更加优美的表情；神圣的灵魂从他的眼睛、从他脸上每一个毛孔中放出光来——精神和激情使他显得英俊无比。

他的《恶魔华尔兹》远非迈耶贝尔^②的《恶魔罗贝尔》那种照相制版的画面可比。我们不能站在一旁冷眼观看这幅名画——不，我们有权参与其内，我们可以全神贯注地注视，从表及里地看个明白，看清楚他那新的旋转的图案。它不像一架钢琴发出的强劲的声调，它的每个旋律都好像是水声潺潺的瀑布。

有人常常不加解释地使用“音乐的海洋”这种字眼，其实它只是从钢琴中流淌出来的声音。这一乐器似乎会变成全部管弦乐队。它完全是十个手指头的作用，它们掌握了一种

① 塔尔贝格(1812—1871)：钢琴家，李斯特的竞争对手。——中译者注

② 迈耶贝尔(1791—1864)：德国钢琴家，作曲家。——中译者注

熟练的技巧，一种只能叫做制造狂热的技巧——一个伟大的天才的十个指头啊。

我曾经遇见几位政治家，他们听了李斯特的演奏深为激动，因而理解爱好和平的人民怎么会被《马赛曲》的歌声所激励而拿起武器，愿意抛妻别子，为理想而战斗。我也见过和平的哥本哈根市民，听了他的演奏，并由于丹麦秋季的雾气在他们血液中所起的作用，在政治上变成了献身于酒神的祭司。在旅途上跋涉的人——我会自动结束的——正在寻求他所看到或将要看到的音调和画面：我听到他的演奏如同听到了我的旅行的序曲。我听到了离家时我的心在怦怦地跳动，在汨汨地流血。我听到了阵阵“再见”的声浪，直到我登上泰拉奇纳的悬崖，这阵阵声浪才在耳边消失。他的演奏有如德国古老的大教堂发出的管风琴声，阿尔卑斯山上雪块的崩落声，穿着节日盛装的意大利的跳舞声，同时也让人想起恺撒、贺拉斯和拉斐尔。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在喷发，希腊的群山上诸神已经死灭了，却依旧响着神的启示，我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声音，已没有言语可以形容，也无从谈东方，那幻想的国土，诗人的第二故乡。

当李斯特结束他的演奏时，鲜花像大雨似的倾泻在他的周围。美丽的少女们，当年也是花容月貌而现已年老色衰的太太们，纷纷向他抛掷花束，他可是已经向她们的心灵和头脑投去了成千上万音乐的花朵了。

李斯特将从汉堡前往伦敦，他要从那里撒出新开的音乐的鲜花，用诗一样的深情去触动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。这位能够这样度过整整一生的幸运儿，总是在观众的精神似穿着节日的盛装的状态之中见到他们，——是啊，他们甚至还穿

着名贵的结婚礼服呢！

我最后的想法是也许还会和他再见的。命运终于让我们在旅途中再见了，是在我和我的读者最没有料想到的地方再见了，——见到了，成了朋友，然后又分手，但这件事得放在最后一章来叙述了。

铁 路

1840年11月8日，由马格德堡去莱比锡

因为我的许多读者从未见过铁路，我想先谈一点对于铁路的印象。让我们拿一条普通的公路来看：公路上能够笔直地行走，也能够大转弯，向右转向左转都可以，但必须在平面上行驶，如同客厅里的地板那么平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就要逢山开隧道，遇到沼泽地和大山谷就造桥，造那种桥墩坚固的拱桥。当行车的地段把路面平整完毕以后，我们就铺上铁轨，这样车轮才有依托。司机在车头紧紧地控制着蒸汽机，他知道怎样把它开动或停住。车厢一个连着一个，里面坐满了人，或者载满了牲口——于是我们就上路了。

火车到达的准确时间，一路上的每一个车站都能知道，因为火车行驶时，周围几里地之内的人都可以听到汽笛发出的信号；横路上平常车辆通过的地方，行人穿越铁路的地方，守道岔的人就会放下木杆，把他们全都拦住，懂规矩的行人就必须等到我们过去以后才恢复走动。从这一头到那一头，沿着铁路线盖了许多小房子，让护路的人员守在里面，彼此可以看到各人挥动的小旗子，并且一定要按时把所管路轨上

的石块和树枝清除干净。

铁路就是这样，我希望读者能够明白！

我这是生平第一遭见到铁路。从不伦瑞克到马格德堡^①，坐马车走了半天又半夜，路非常难走，抵达马格德堡时我已疲惫不堪，一个小时之后我还必须乘火车离开这里。我不能否认，当我走进灯火通明的车站大楼之前，就已经有了一种感觉，我只能把它叫做“火车热”，而且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大楼里有一大堆旅客，他们拿着行李和绒布的手提包，在急急忙忙地四处走动。火车头在嘶嘶地喷着鼻子，汽笛在不停地吼叫，好像它们都在那里放汽。旅客们开始时真的都不知道该站在什么地方，才不致落到车厢底下，落到蒸汽锅炉或者一长串货车底下；但事实上他们安然无恙地站在月台上，载客的车厢排成一列，稳稳地停靠在月台的右边，就像许多条小舢板停泊在码头上一样。不过在车站外面，一前一后两条铁轨如同有魔力的链条，——它们事实上的确是人类的智慧打造出来的有魔力的链条，我们有魔力的车厢必须受它们的约束；一旦脱离它们的约束，便会有车翻人亡、折手断足的危险。我注视着这些火车头，分隔的车厢，冒烟的烟囱，以及天知道叫做什么的东西，所有这一切似乎构成了一个魔幻的世界。每一件东西似乎都在活动。现在蒸汽和噪音，混同着挤进车厢寻找座位的嘈杂的声音、牛的气味、机车那有规则的心跳、释放蒸汽的呼啸和嘶嘶声，加强了你得到的印象。一个人如果像我当时那样站在那里，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，他会以为火车会把他撞翻在地，丢胳膊少腿；或者把

① 这两地都是德国中部的城市。——中译者注

他抛到天上,或者把他夹在两列火车中间挤成肉饼。不过我认为只有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的人,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
我面前这列火车分成三个部分,前面两节是宽敞的封闭的车厢,与我们的马车一模一样,只不过更加宽敞。第三部分是几节敞车,即使是穷苦的农民也可以乘坐,因为票价非常低廉,——花费比坐马车作长途旅行还要便宜,乘马车时要几次停车用餐,说不定中途还要住小客栈宿夜。

响了一声汽笛,但这种声音并不叫人愉快,简直像是一头猪被刀子捅进喉头时发出的“天鹅之歌”。旅客坐进了宽大的车厢,乘务员把车门锁上,拿走了钥匙,不过我们可以放下窗子,享受新鲜的空气,一点也不用担心窗口的风。坐火车同坐别的车子确实没有两样,只不过更加舒服些。一个人刚经过几小时的长途跋涉而弄得筋疲力尽,这时就可以完全放松了。

车厢里的旅客最初的感觉是好像有人轻轻地推了你一把,这些车厢犹如几条把旅客捆在一起又伸得很长、绷得很紧的铁链。汽笛又叫了一声,我们开动了,但走得比较慢,最初几步迈得很轻,如同孩子的小手在拉一辆小车子那样。火车逐渐加速,不过不容易觉察。你读你的书,或者看你的地图,实在没有想到旅程真的已经开始了,因为火车在滑行,好像雪橇在光滑的雪地上滑行一样。你一抬眼看窗外,才发现你在疾驰,像一匹马在飞奔。车速愈来愈快,你好像在飞翔,可是一点也不觉得摇晃,动荡,根本不存在你所想像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!附近有个红光一闪,那是什么东西?那是一位铁路工人,正手持小红旗站在那里。快看!铁路线旁边的田野像飞箭似的在奔流,草地和树木也在互相追逐,互相吞

并。——旅客有站在地球之外看着地球旋转的感觉。眼睛朝同一个方向注视太久，会损害视力，不过你稍微朝远处看看，那边的景物虽然也在移动，但与我们在迅速行进时看见它们的样子差不多，并不快多少；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，那里的景物却好像是站着不动似的——整个地区的图景尽收眼底，脑子里装的是全地区的印象。

这的确确实是一个人在穿越平原上的乡村时所见到的情景。好像几个小镇紧紧的挨在一起，一下子是这一个，一下子是另一个！这像候鸟飞过时必定会见到的一些小镇。在小路上行走的普通的旅游者似乎是静止不动的；拉着马车的几匹马抬起了脚，可是看起来好像它们又把脚放回了原地。——就是这样，我们越过它们往前走了。

大家知道一个美国人坐火车的故事，他第一次坐火车，在车里看到铁路边上的路标一个跟着一个接连不断地往后退，以为火车是在公墓里行驶，他见到的是墓碑。我不是要重述这个故事，只不过这个故事很好的表明了火车的速度；而我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，——虽然这里并没有刻着里程的石头路标，只是代表里程的小红旗，然而，设若这个美国人见到这些小红旗，必定会说，为什么今天每个人都拿面红旗出来？

另外，我讲一个自己的故事。当火车驶过一面墙，看到墙上简单的画了几笔，我旁边一个旅客就说：“我们现在进入克滕公国境内了。”他捏了一撮鼻烟，把鼻烟盒递给我。我低头取了一撮鼻烟，打了一个喷嚏，嘴里说：“我们在克滕公国要行驶多长时间？”“啊，”他回答说，“你打喷嚏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出境了。”